

《红楼梦》菊花诗拟题探源一则

周颖,刘丽芳

(曲阜师范大学 文学院,山东 曲阜 273165)

【摘要】《红楼梦》的十二菊花诗题目,体制新颖,构思巧妙。它们各有其源流出处,既是对当时文坛菊花诗拟题情况的记录与反映,又是对前代菊花诗题目的总结与升华。曹雪芹精心筛选、刻意排序、化古融今、推陈出新,使得《红楼梦》的菊花诗题成为中国古典菊花诗拟题艺术的集大成之作。

【关键词】红楼梦;菊花诗;拟题;源流

【中图分类号】I207.4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883(2011)04-0033-03

《红楼梦》被誉为真正的“文备众体”的古典小说,容纳了诗、词、曲、赋等多种文体形式。^[1]它们堪称是红楼艺术宝库中的一份璀璨的瑰宝。其中,第三十七回《蘅芜苑夜拟菊花题》一节的十二首菊花诗,以其诗意优美含蓄,充分展现了大观园人物的文采才情与个性精神,且或多或少影射、暗示了人物命运与小说结局,从而备受后人瞩目。而十二个题目,体制新颖,构思巧妙,与诗本身相辅相成,散发着独特的艺术魅力。

一

长期以来,学者们对《红楼梦》的诗词曲赋给予了极大的研究热情,重点在于探讨它们的思想内容与艺术特色。这些诗词歌赋,或直接引自前代作品,或脱胎、翻新于旧作。它们得益于传统文化与前代文学的滋养与浸润,体现出作者深厚的文学修养。对于菊花诗,学界的研究焦点也集中在诗意的赏析与解读方面。而对十二个诗题,人们则普遍缺乏关注。蔡义江先生在《红楼梦诗词曲赋全解》中考证了十二诗题的写作基础与现实来源,认为:“菊花诗分咏十二题的形式,好像只是宝钗、湘云偶然想出来的新鲜玩意儿,其实,也完全是当时现实生活已存在着的一种诗风的艺术概括。”^{[1]P141}本文在参照蔡先生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十二菊花诗题进行追根溯源的探究,谨发表一孔愚见,以求教于大方之家。本文认为:十二诗题既立足于写作的现实生活基础,又植根于中国古典文学深厚的土壤之中,实为历代菊花诗题菁华的总结与集约。

菊花诗十二诗题的出现,最初来自宝钗的构想。“有了,如今以菊花为宾,以人为主,竟拟出几个题目来,都是两个字:一个虚字,一个实字,实字便用‘菊’字,虚字就用通用人事双关的。如此又是咏菊又是赋事,前人也未作过,也不能落套。赋景咏物两关着,又新鲜,又大方。”^{[2]P486}她率先想出了

《菊梦》这个题目。宝钗作为红楼菊花诗题目的提议者与拟定者,诗论见解不凡。她对十二菊花诗题的所言所析,触及到历代菊花诗题字词选用、承袭方面的某些规律,值得我们细细思考一番。

二

第一个菊花诗题名曰《忆菊》,是十二诗题的缘起与开始。菊花盛开于秋季重阳前后,赏菊、采菊、簪菊、品菊花酒、尝菊花糕等菊事是重阳传统风俗活动系列的重要组成部分,流传十分久远。重阳思菊,是人们在传统节日风俗熏陶之下形成的惯性心理。若重阳无菊或菊花未开,人们就会感到几分缺憾。“戏马佳辰菊未黄,有人惆怅独持觞。”^①(宋祁《重阳不见菊二首》)“重阳无见一枝花,它日菊开生我愁。”(陆游《重阳无菊有感》)重阳前几日,人们常去“探菊”,观察菊花能否如期盛开。如宋代的文彦博作有《重阳前五日探菊》,黄庶亦有《八日探菊》诗。诗词中的“忆菊”之作正是民族思菊文化心理的产物。唐李端《和张尹忆东篱菊》:“传书报刘尹,何事忆陶家?若为篱边菊,山中有此花。”此诗是诗人因张尹“忆东篱菊”的唱和之作,题目中“忆”与“菊”已经能够连用。陆龟蒙有《忆白菊》、《重忆白菊》二诗,也是“忆菊”之作。

菊花,忆之不得,故访。由此《访菊》被定为第二个菊花诗题。清代之前菊花诗题中出现了一些与“访”意义相近的字眼,如“觅”、“求”、“寻”等。元人吕诚有《觅菊》、《觅菊花二绝句》,同朝的许恕有《求菊》一诗。在词题方面,南宋辛弃疾作有《鹧鸪天·寻菊花无有戏作》,明代陆宏定亦作《暮溪山·南山寻菊》。据笔者考察,“访菊”一词最早出现于清代词作中,陈维崧作有《惜黄花慢·晴郊访菊》。菊花,访之既得,便种于庭前或园内,辟成菊圃。第三个诗题即为《种菊》。在前代诗词中,和“种”同义的“栽”、“移”、“植”等词语经常与“菊”连用。如唐代李郢作

收稿日期:2011-09-14

作者简介:周颖(1985-),女,山东济宁人,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古代小说。

《寄友人乞菊栽》、李商隐作《和马郎中移白菊见示》、李山甫《刘员外寄移菊》、郑谷《恩门小谏雨中乞菊栽》、宋代吕陶《栽菊》、《植菊》、《盆中移白菊》。欧阳修在《西斋手植菊花过节始开偶书奉呈圣谕》一题中,运用了“手植菊花”的说法。而对另一题《希真堂东手种菊花十月始开》,他却使用了“手种菊花”这一词组,“种菊”的用法即脱胎于此。此后陆续有人在诗题中使用“种菊”一词,如宋代张耒有《次韵钱大尹公庭种菊》,朱棣《老兵种菊以诗谢之》,等等。

第四个菊花诗题是《对菊》。“对菊”的说法源远流长、由来已久。杜甫是使用该词较早的一位诗人。他的《复愁》一诗:“每恨陶彭泽,无钱对菊花。如今九日至,自觉酒需赊。”一般来说,诗人所对菊花,是庭前或园中正生长着的菊花,而非采摘下来插放瓶中置于室内的花朵。菊盛于秋日重阳前后,而此时正是悲秋怀人情愫的常发时期。面对绚烂开放的菊花,古人往往生发意念,怀乡思远,浮想联翩。唐令狐楚《九日黄白二菊花盛开对怀刘二十八》,是想念刘禹锡之作,而刘禹锡还有和诗数首。“对菊”的意象广泛存在于各朝菊花诗题中。白居易写有《酬皇甫郎中对新菊花见忆》,贾岛则直接以《对菊》为题作诗,司空图亦有《花下对菊》,释齐己也先后写过两首《对菊》诗。宋代晏殊、宋祁,元代刘因,明代袁凯、高启等人的菊花诗题,或直接使用“对菊”二字,或把它们镶嵌在其中。有清一代,《对菊》之题频繁出现。康熙皇帝曾有《九月对菊》之诗。诗人之于菊花,相对而兴有余,故折来供瓶为玩。菊花诗的第五个题目就是《供菊》。与“对菊”所指乃是庭前生长之菊不同,“供菊”所供的是瓶中之菊。在曹雪芹之前的诗词中,“供菊”二字极少,然而作为“供菊”活动前奏的“采菊”、“折菊”“买菊”等词语普遍出现。“瓶菊”作为“对菊”一词所包含的一方,偶尔见之于诗词文献,如明代吴鼎方作《寺夜看瓶菊》。“瓶菊”也常作为绘画题目,这就是“供菊”的形象化了。明画家沈周绘有作品《瓶菊轴》,清初八大山人亦有《瓶菊图》传世。

“供菊”源于爱菊,既供而不吟,亦觉菊无光彩灵气,因而“咏菊”就应运而生了。《咏菊》位居第六,是菊花诗题中最常见最普通的题目。因为浅显寻常,所以更显得朴素大方。历代以“咏菊”组题的菊花诗,几乎称得上蔚为大观。早在南北朝时,袁山松就作有《咏菊诗》。至唐代,陈叔达、李峤、卢纶、姚合、罗隐、王棨、郑谷等人的菊花诗,无一不以“咏菊”二字命题。后辈以“咏菊”组题的菊花诗,举不胜举。事实上,一切菊花诗在某种程度上都可以称

作“咏菊”诗,所以《咏菊》作为题目才能被如此地普遍运用。菊花,既入词章,不可以不供之于画轴,第七个诗题便是《画菊》。诗人青睐菊花,不惜泼墨挥毫、丹青重彩,为之留影传神。试看流传至今的菊画题诗数量之庞大,就不难想象菊花入画的受欢迎程度。明易震吉作有一组菊花词,其中两首题为《清平乐·题陈横厓画菊》、《减字木兰花·清平乐看某君画黄菊》。曹雪芹的同朝前辈张照作有一首《题画菊》。几乎与曹雪芹同时的书画大家郑燮,写下《画菊与某官留别》一诗。另一位诗人李方膺,在《画瓶丛菊图册页》中留有诗句。诸如此类的诗题,都为题画而作,并非针对“画菊”这一场景本身。《画菊》作为独立的诗题,并不常见。在参与创作菊花诗的红楼儿女中,宝钗是通晓绘画技艺的一位,《画菊》题目由她来写是自然而然的事。

第八个题目是《问菊》。人淡如菊,菊亦解人,人与之相对可以相互问答。宋代杨处厚,有《菊花诗问答》一诗,诗中菊花有所问有所答,仿佛诗人与菊进行了一番倾心的对话。无独有偶,明末清初的魏禧曾作《答菊》、《菊答》二诗。林黛玉问菊:“孤标傲世偕谁隐?一样花开为底迟?圃露庭霜何寂寞?鸿归蛩病可相思?”^{[2]P495}她劝慰傲然沉默的菊花“休言奉时无谈者,解语何妨片语时”,真诚地希望与之交流沟通,互诉寂寞的心声。至于第九个诗题《簪菊》,是继《问菊》后诗人与菊的进一步亲近。苏轼有词《千秋岁·重阳作》:“美人怜我老,玉手簪黄菊。”该词句含有“簪菊”之义,与之相似的有南宋赵师侠的词题《蝶恋花·道中有簪二色菊花》。至明代,易震吉作《减字木兰花·九日簪菊》,正式以“簪菊”设题。美人如花,簪菊的人多为女子,她们被写进诗词里,总免不了带上“闺阁字样”。而宝钗等人恰恰要求不准带出“闺阁字样”,这使得《簪菊》成为一个创作的难题。探春疑问竟没有人作《簪菊》,其原因大概就在这里。但胸襟开阔、立志高远的探春,“折来休认镜中妆”^{[2]P495},一扫脂粉之气,将一首《簪菊》诗写得超越流俗、气概非凡。

之后的第十《菊影》与十一《菊梦》二题,在清代诗词中出现较多。康熙年间的汪文柏有《菊影》诗,江左三大家之一的龚鼎孳作有《贺新郎·和方虎灯下菊影》词。词牌名《暗香》、《疏影》,因与《菊影》在情景、意义方面相近相通,故常与之相配出现。比曹雪芹生活年代略早的厉鹗,写有一首《疏影·菊影和菰江》,而略晚于曹雪芹的吴锡麒,亦有咏菊的《疏影》词。另外,晚清的朱士廉作有《疏影·菊影》,姚循陔作有《暗香·菊影》等等。宝钗首先想出的

《菊梦》一题,目前尚未发之于《红楼梦》之前的文献。据蔡义江先生考证,曹雪芹的同时代人爱新觉罗·永恩的《诚正堂稿》中就有“和崧山弟”的《菊花八咏》诗。其八咏诗题是《访菊》、《对菊》、《种菊》、《簪菊》、《问菊》、《梦菊》、《供菊》、《残菊》,已具备《红楼梦》十二菊花诗题的雏形。崧山的《神清室诗稿》中也有《访菊》、《对菊》、《梦菊》、《簪菊》、《问菊》等诗题。崧山是曹雪芹的好友,这两则资料被视为《红楼梦》菊花诗创作的现实素材来源。^{[1][14]}曹雪芹没有直接使用《梦菊》,却改写为《菊梦》。相比《梦菊》的单纯咏物,《菊梦》被赋予了一层人事散尽、世情如梦的感伤因素,显得更为含蓄朦胧,意味悠长。《菊梦》确系曹雪芹的匠心独创,所以特特首先标出。清末民初的况周颐作有一首《浣溪沙·自题菊梦词》,也许就是受了曹雪芹诗题的影响。

最末一题,即第十二《残菊》,是菊花组诗的收尾之作。既为“残菊”,遂颇得古人怜惜,故吟咏佳作甚多。一代贤君李世民作有《赋得残菊》,唐顾非熊作《万年厉员外宅赏残菊》,宋梅尧臣作《残菊》、石介作《病起吟残菊》一诗,陆游作《残菊》、明刘基作《悼废圃残菊》,等等。需要注意的是,“残菊”并非“枯菊”。陆游有《残菊》诗,亦有《枯菊》诗,二者区别由此可见。

注释及参考文献:

①本文一切诗词,除特殊注释外,一概引自邓国光、曲奉先编《中国花卉诗词全集》,河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074-3259页。

[1]蔡义江.红楼梦诗词曲赋全解[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

[2][清]曹雪芹著,高鹗续,脂砚斋评.红楼梦[M].山东文艺出版社,1993.

三

真正把上述如此之多的菊花诗题巧妙链接使用的集大成者,是曹雪芹。十二菊花诗题的奇处,在于体制巧妙,在于前无古人。十二菊花诗题,前有兴起,后有收尾。而中间诗题,按人与菊关系的疏密变化,层层推进,循序排列。同时,《访菊》与《种菊》、《对菊》与《供菊》、《咏菊》与《画菊》、《问菊》与《簪菊》、《菊影》与《菊梦》,两两一组,意义相连相通,整体结构和谐匀称。如此慧心巧制的题目,再加上格调高雅的诗歌,立意始终围绕着雪清玉瘦、逸气如云的菊花,从而营造出菊香氤氲的诗情画意,真真堪称一套巧夺天工的“菊谱”。

综上所述,《红楼梦》十二菊花诗题并非横空出世,而是各有来历,是曹雪芹精心筛选、刻意排序、化古融今、推陈出新的妙笔生花之作,集中反映出他的诗学修养与艺术功底。脂砚斋评论《红楼梦》云:“……余谓雪芹撰此书,中亦为传诗之意。”^{[2][12]}(甲戌本第一回夹批)十二菊花诗题的拟定,大概就是曹雪芹践行其“传诗”旨意的具体体现。曹雪芹的创作,既基于文学作品产生的社会生活基础,记录、反映了当时文坛菊花诗的拟题情况,又遵循文学发展传承的一般规律,总结并提升了前代的菊花诗拟题艺术。

A Case on the Origins of Chrysanthemum Poetry Topic in "Dream of Red Mansions"

ZHOU Ying, LIU Li-fang

(College of Arts, Qufu Normal University, Qufu, Shandong 273165)

Abstract: The twelve topics of poems on the chrysanthemum in "Dream of Red Mansions" have new system and clever idea. They have their origins, which is a record and reflection on the development of chrysanthemum poem topics at the time of the literary world, besides being a summary and sublimation of previous chrysanthemum poetry topics. Cao Xueqin carefully selected, sort deliberately, of old to today, and being innovation, making the chrysanthemum poem topics of "Dream of Red Mansions" as the master of classical Chinese chrysanthemum poetry art on topics.

Key words: "Dream of Red Mansions"; Chrysanthemum poem; Topics; Origins

(责任编辑:张俊之)